

奋斗[®]

STRUGGLE

石康◎著





石康

奋斗

STRUGGLE

石康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奋斗/石康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07.10

ISBN 978-7-80742-277-8

I. 奋… II. 石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59268号

出版者 江西出版集团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6
书 名 奋斗
作 者 石康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海波印务有限公司
厂 址 河北省三河市杨庄镇北寨村 电话 0316-3660018
开 本 32开
印 张 12.5
字 数 462千字
版 次 2007年11月第1版
印 次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25.00 元
ISBN 978-7-80742-277-8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陆涛：如果我一辈子穷困，你还会爱我吗？

夏琳：如果你一辈子努力，即使穷困我也还爱你。





当那抽象的梦想变成生活中一件件具体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发现，我们离那梦想很遥远，特别遥远……

但我们不会放弃，因为这梦想就是我们所有人的人生！





杨晓芸：你是谁？

向南：我就是你的丈夫向南，我就是你的钱包，我就是你生活舒适的工具，为了你的幸福，我时刻准备着！为杨晓芸服务！



每个人都只能年轻一次，这是人生最邪恶的地方。
有一天，你变老了，不再轻信自己或别人了，可以
逃过多数伤害了，但你也会因此失去活力，失去猛
地撞向刀尖的那种切切实实的灼痛。

序

出版此书前，在半梦半醒间，接到编辑打来电话，说要写一个序。我下了床，枯坐电脑前，发愣两小时，喝了三大杯茶，抽掉半盒烟，竟不知写些什么。

怎么也得写上几笔吧。

为何出版这本书？为了挣钱还房贷？为了纠正电视剧里的台词错误？为了把一些剪掉的场景复原？为了一些想看书的读者？为了练习使用第三人称的写作技艺？为了……好了，其实我也弄不清。

2000年左右，我对文学树立信心，决定在家学习知识，钻研写作技艺。五年后，走出书房，受到打击——世道已变，商业化已渗透到国内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，作家的写作守则已改为“只写多数读者愿意读的东西”，至于作家的严肃创作，市价就更低了，这一局面恐怕在很长时间内无法扭转。我们的社会运作很成功，而人民也很成功，人人都那么坚强，脸上带着笑意迎接新的一天，新的希望。每一觉睡去，只为忘却烦恼，第二天醒来，心中充满一片阳光。

一直以来，在网上，我只看到得意洋洋的自我肯定，与不负责任

的恶意谩骂相映成趣。人人急需鼓励，至于批评，呵呵，无人相信。奇怪的是，我却从中更多地感受到一种泛泛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虑，使得那些人们强撑硬努出来的快乐，在我眼里有些雷同与不自然——是否应该停一停、想一想，我们为何生活？生命又有什么意义？

然而我知这是不可能的。生活的洪流裹挟一切而去，泥沙俱下，却又势不可挡，谁还记得那些散落在人们内心深处难以触摸的疑问，那些私人性的痛苦、无助、愤怒、孤寂与忧伤？以此为题写作的作家们纷纷凋落，让位于无关乎个人疼痒的大众文化消费——少年春梦、中年情欲、胡编的冒险、神鬼怪异之流。我很想知道由这些杂七杂八的泡沫堆起的轻浮而美好的未来，在明天将会兑现成什么交到我们手中。

2005年开始写《奋斗》，至2007年完成。

它被拍成电视剧并在国内电视台播放，意思是说，我成为了一名大众娱乐提供者。

我写的是一本小说还是一部电视剧呢？我一点也不清楚。

我只知，在漫无边际的人生中，作为个人，多半得奋斗一下，前辈们为了活下去，需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艰苦奋斗。然而情况变了，在目前这个空前美好的时代里，是否不需要艰苦的奋斗呢？而不艰苦的奋斗能否叫做奋斗呢？

写作时，我一直很迷惑，但我仍写下了一些有缺点的主人公们，他们是年轻人以及他们的父辈——表达较为真实的人生仍是我的写作信念，几乎每一个人物我都有一个或几个生活中的原型与之对应，连我自己都弄不清楚塑造这样一些人物有何意味？更不知那些生活中琐碎小事儿能否引发别人的兴趣？那些需求之间的矛盾能否构成写作主题？寻找自我能否成为人生目标？最终，我想问一问，人们为何而奋斗呢？

这些都是些问题而不是答案——放眼窗外，我看到白天的北京烟雾腾腾、车水马龙，而夜晚，灯火闪烁、忙碌不息。即使是深夜三点钟，也像是能听到城市疲惫的喘息声，令我感到真切又虚幻。不过，日复一日，似乎一切都运转良好，楼市与股市在涨，路上汽车越来越

多，广告牌林立，饭馆人满为患，人们的生活总在继续，我也按时工作，每天写下一段又一段文字，谢天谢地，总算写完了。

也许生活就是那种可以质疑与思索、最终却不得不接受与肯定的东西。而现在，无论是问题与答案，在我这一方，都已完成，该是把一切推给读者的时候了。

石康
2007年9月19日



烦心事

北京建筑学院是一所典型的工科大学，但社会好像对它的工作并不是很认可，它把这所学院培养出来的建筑工程师、前卫设计师变成点头哈腰的房地产销售，把它的给排水专家变成卖卫生洁具的低等导购。在校生学到很多漂亮典雅的建筑观念，毕业后特别想把这些观念用到社会上，可以很社会地说，他们完全是一些理想主义者，而社会却急需唯利是图的势利小人为有产者赢利。这使得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，应界毕业生人心慌慌，大家在学校胡乱学习了一些盖房子的知识，现在，却必须快速突击一些在别人面前更实用的装孙子的知识。

陆涛、高强、华子、向南四个人就是这样的毕业生，他们从毕业前半年就开始找工作，希望有机会服务社会，但社会似乎对他们很失望，他们自己也很失望。

毕业典礼就要开始了，四个人却待在学校的小花园里为高强的事儿唉声叹气。那是一个美丽的夏天，杨树的叶子一片碧绿，草色青青，蝉声阵阵，有三个穿裙子的女生从他们背后一跳一跳地走过去，消失在不远处的小径尽头。

“要是他们真的不给我学位……”高强沮丧地抬起脸，看着大家，似乎希望从朋友的脸上看到奇迹。

向南把耐克运动裤上蹭的一块污渍用手搓掉，说：“他们不至于这么孙子吧，不就是一次作弊嘛，学校怎么可能毁了你一辈子！”

这话说得够狠，一下子把大学文凭与一生的幸福混为一谈，不过却启发了华子，他长得土帅土帅的，皮肤黑，但有棱角。“他们要是不给，我找人，咱们先礼后兵，据说去年小钟就是这么干的。”

“他怎么干的？”高强立刻抓住了这最后一根稻草。

“他带了一个点心盒子，往校长室一放，管咱们校长要学位，校长当然不给，他忽然从背后抽出一把一尺长的尖刀来，说，‘校长，现在，我这一辈子就攥在您手上了，您要是让我过不去，您想想，您能过得去吗？’”

“后来呢？”向南也添油加醋。

华子受到鼓励，立刻洋洋得意地说下去：“校长开始说，‘把你的东西带回去！我不收礼！’小钟把点心盒子往地上一胡撸，从后腰上抽出一把刀往校长桌子上一扎，说——”

“我问你后来呢？”此刻，心急如焚的高强已来不及听有趣的过程，他最关心的是结果，这结果也许半小时之内就会降临到他头上。

华子神气活现地说下去：“人家小钟现在是工科学士啊！”

向南和陆涛一齐笑了起来。

还是陆涛比较理智，把手上的烟头扔掉：“学校不会像咱们这么考虑问题，他们翻一翻校规，这事儿就决定了，根本没什么可商量的。”

高强一听就急了：“那我这四年不就白学了？而且，我姨帮我找的那个公司正催我交材料备案呢，没文凭我交什么呀！”

华子再次出主意：“文凭那东西好说，你去西直门，花不了多少钱，就能在路边买一个假文凭，你想买北大清华的也有。要非咱们这个学校的，我们手上不都有样本儿吗？大不了咱一起做一个一模一样的，扫描仪、电脑、打印机咱全有，连钱都能做出来，别说一张破文凭啦！”

这话一点也没让高强放宽心，他叫道：“别开玩笑，现在咱们的资料都在网上，人家用单位都不用给学校打电话，上网一查就全明白了。”

“网上的事儿你找陆涛吧——”华子有点支撑不住了。

天才陆涛一挥手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可以改！咱学校那破网的数据库是我大二时候编的，进去改一改数据易如反掌。”

高强不放心地接着问：“那他们要是打电话呢？我看他们的人事部门挺正规的。”

上课铃响了，陆涛说：“甭说这事儿了，一会儿不就出结果了吗？走，回教室去。”

教室里坐满了人，四个人是最后才到，他们鱼贯而入，高强刚坐下，站在讲台上的班主任便一指高强：“高强，去一趟校长室，校长叫你。”

高强站起来，脸色很难看，一步步走出教室，走到门口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大家哄笑。

华子对向南使了一个眼色：“完了。”

陆涛也摇摇头。

走廊里，高强走了几步，站住，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皱巴巴的烟，点燃，刚抽两口，教普物的周老师甩着一头白发急匆匆地走过来，高强慌忙把手放到背后，叫了一声，“周老师好。”周老师点点头，走了。

高强把烟拿出来，抽了一口，继续走。校长室并不是很远，但在他看来，却像隔着千山万水，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心中逐渐地强烈起来，使得高强在校长室门前直发抖。他伸出手，敲门，里面传来一个声音：“请进。”

高强推开门，走了进去。

☞ 校长的意见

校长刘元培坐在办公桌后面，头发有点乱，就像长在椅子上的一簇蘑菇，他看着高强进来，用手一指：“把门关紧。”

高强回身把门关上，走到校长对面站住，像是一个等待判决的罪犯。

刘元培扬起头，对着空中闻了闻，然后疑惑地问：“怎么一股糊味啊？”

高强也闻了闻，忽然，他大叫了起来，用后背撞墙，三下两下把T恤衫脱了，背后被烧了一个大洞，还好，没烧到皮，肯定是刚才躲普物老师时不小心用烟头点着了后背。他用脚踩灭了T恤上的火，然后光着膀子站在校长对面，气氛尴尬而滑稽。

刘校长皱着眉，用他最擅长的官腔儿严厉地问：“高强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对不起，刘校长。”

“我问你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刘校长。”

“你这样我怎么跟你说话呀，去，找件上衣穿上再来！”

“刘校长，我就穿了这一件，宿舍的东西早搬回家了。”

刘校长左顾右盼，忽然，他站起来，从旁边的桌子上拿起一块抹布，“唰”地一抖，原来是一件T恤，他交给高强：“穿上！”

高强犹豫了一下，接过来。

☞ 班主任最后要说的

教室里，班主任在用慈母般的口吻对同学们讲话：

“一会儿就要举行毕业典礼了，带了你们两年，对你们讲的话够多了，你们听没听进去是你们的事儿，今天，我要最后讲两句话。同学们，你们在这个学校学了很多东西，学习了八十多门课程，也许这些学习对你们找到的工作来讲，没有什么用处，很多人并没有干他们所学的专业，我要说的是，无论怎么说，这总比没学强吧？至少，你们培养了自己的能力，在以后的工作中——”

华子搭下茬儿：“老师，我就全是自学的！”

同学们哄堂大笑。

班主任就跟没听见一样继续说，这大概是他们相处最轻松的一节课了：“在以后的工作中，你们没有老师的帮助了，只能凭借自己的能力。社会是一所更大的大学，现在你们可能会抱怨老师对你们严厉，但你们记住，无论老师对你们怎么样，都是在帮助你们，对你们的态度是善意的，而社会上的那些老师——怎么说呢？几年以后，当你们在社会上闯得头破血流的时候——”

大家哄笑。

班主任愤世嫉俗地对一班学生指指点点，似乎他说的不是预言而是现实：“当那个时候，当那个时候，看看他们有没有老师善意？”

☞ 高强的努力

身在校长室的高强，却丝毫没感受到任何善意。刘校长尽管十分语重心长，但他每吐出一个字，高强就像被钉子钉了一下似的痛苦。

“为了我们学校的办学声誉，为了维持校纪，经校委会讨论，一致通过，凡是在校期间考试作弊的学生，一律不发毕业证书。”

“校长！”高强几乎尖叫起来。

“高强，你听我说下去，制度总归是制度，如果我们为了一个学生，而改变我们的制度，那么学校如何办得下去呢？如果所有学生考试都作弊，那么我们如何向社会输送合格的人才呢？”

“可您总得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呀！”高强几乎哭出来，事实上，他的眼泪已经下来了。

“作出这个决定我们也很痛苦，我们决定，不把处分单放入你的档案。”

“可是，我愿意通过参加补考改正我的错误，如果我没有考过，那我自认倒霉——”

“你要是不作弊，当然可以补考，那是你的能力问题。不会，可以学

嘛，跟不上，可以加班加点，请老师做课外辅导，但作弊就是另一回事了，那是品质问题。”

“刘校长，我错了，我求您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，我大学四年不能白上啊——”

刘校长的声音像是浮在半空：“决定不是我一个人作出的，是校委会根据校规校纪作出的，是根据国家教委——”

高强在摇晃，校长在他眼里越来越模糊，他什么也听不见了。

校长拿出一支烟点燃的工夫，“咕咚”一声，穿着抹布T恤的高强昏倒了。

刘校长没有丝毫的慌乱，这位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的老兵心里说道：现在的大学生也太脆弱了，要是把他们送到战场上，敌人不费一弹，只用高音喇叭对他们喊不给文凭，他们就给你来个咕咚，这仗还怎么打啊？

❀ 毕业典礼

毕业典礼时，陆涛华子和向南三个人心系高强，他们发了很多手机短信。典礼一结束，他们在校园里找来找去，向认识的同学们打听看没看见高强。

华子找得最急，他和高强最好，他跑来跑去，他去了高强可能去的任何地方，他急匆匆的，都忘了用班主任的话讽刺陆涛——“我们这个班，出了一名真正的优等生，我教了二十年书，你是第一个，陆涛——同学们，陆涛除了完全合格地完成了所有课业，陆涛还帮助学校建立了一套电脑管理系统；代表学校参加过奥林匹克数学、物理大赛，取得过优异成绩；在全国大学生辩论大赛上，他力克外校，使本校得以进入前四名。此外，他还担任过我校校学生会副主席，青青文学社的副社长，旱冰协会的会长，物理小组的组长，这些都是他长期担任的，短期的，我就不提了。他的学业也创我校历年最好水平，我统计了一下，他每门功课的平均成绩是95分，领先第二名近10分，这些都是用勤奋和汗水换来的呀！”

华子想这么纠正：“老师，您错了，陆涛什么都得第一只因为他是小天才，这是用好几辈子狗屎运换来的！”

❀ 高强

高强的手机一直在响，他难过地站在楼上，穿着那件皱巴巴的T恤，而不是像大家一样的学士服，那学士服看起来很傻，但因人手一件而显得不